

跨 世 纪 文 丛

重返家园

● 洪 峰 著

KUA SHI JI WEN C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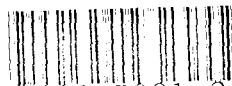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那肯定是春天。在我的故乡。那时候故乡的土地上开始渗出漫不经意的绿色。我的故乡没有山和森林也缺少流动的河水……

——《离乡》



跨世纪文丛



2 033 5301 2

重返家园

● 洪峰 著

责任编辑:陈辉平

装帧设计:王祥林

鄂新登字 05 号

重返家园

洪 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625 印张 4 插页 341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54-1043-X
I·372 定价:10.20 元

《跨世纪文丛》缘起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

6772/45

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大小，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悚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交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离 乡	(1)
重返家园	(50)
明朗的天	(110)
小 说	(153)
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	(158)
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202)
和天气有关	(209)
九路汽车	(219)
讲几个关于生命创造者的故事	(237)
夏天的故事	(287)
告 别	(302)
走出与返回	(309)
极地之侧	(362)
第六日下午或晚上	(409)
附录：洪峰作品简目	(459)

离 乡

那肯定是春天。在我的故乡。那时候故乡的土地上开始渗出漫不经意的绿色。我的故乡没有山和森林也缺少流动的河水。那里是很平坦也很空旷的土地。冬天，几乎用不着雪去覆盖，土地就是很苍白的一片了。每一个县城的周围都是很接近的风景，人们的生活也就大致相同。春天很短，只有庄稼人和孩子们能够感受它的存在。那时候，庄稼人和孩子们都要走出了火的屋子。在那片有了绿色的土地上，他们有各自的事情可做。那些时候，我肯定是一个孩子，这使我有幸知道春天意味着什么。春天太短促了，总是来不及脱掉棉衣就要光脊梁。在故乡，春夏之间较少过渡。和其他孩子一样，我穿肮脏的棉袄棉裤跑过春天。这种生活使我对季节的更替感觉迟钝。我是指长大成人之后的时间。在北京的四月，人们差不多都换上了单薄而漂亮的衣服在太阳和灯影里往来。你还能有机会提前欣赏许多少女的风韵，各种裙子把她们搞得如同春天本身。在这种时候，我仍然裹着油渍斑斑的羽绒服等待夏天。唯一的变化是羽绒服替代了棉袄。我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再是孩子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如果这个家庭里有三个孩子，

你恰好是中间的那个孩子，你的一生肯定比其他人多出一些孤独。原因尽管很多，但我以为数字本身对那个孩子起决定作用。它在你降生之前就已排列妥贴了。在过去的一些春天里，大约五六岁到八九岁之间的那些春天，我经常在中午的时候跑到城郊。就一个人。郊区的土地和城里不同，很干净很柔软。你置身其上，在白色碱斑的点缀下，一片一片的鹅黄草地马上就把你环绕了。你一定看见过一帧照片或者一幅油画：在白云和灰蓝色天空的背景下是翠绿的草原或者金黄的沙漠，会有一个孩子伫立在画面的一处，天地之大和人之微小肯定让你领悟出某种熟悉或陌生的境界。我完全可以成为那种境界中的孩子，但我清楚在那个时候我的欢乐或者悲伤都是具体的。

十二年后的那个春天。我和妻子重返故乡。在一天中午，我独自一人走出城区。我已经很难找到二十年的那块土地了。青草在路边零星冒出，在青草的边缘竟然没有出现蝥蛄洞，那种细小而标准的圆洞。我蹲下去一寸一寸察看坚硬的地面，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洞口。那一瞬间我似乎心有所动。我小心地拔出一棵青草芽儿。草芽儿的根部像蛋黄一样充满水份，那缕清香和儿时的记忆完全相同。我将草芽探进洞内，但我已经没有勇气像当年那样手拍地面念那句咒语。我只是静默等待。草芽儿露在外面的部分晃动了。我迅速提起，我看见一只细小的蝥蛄悬在芽儿的根茎蹿出它的洞穴。我看见它跌到地上。它很快在春风中变得笨拙僵硬。它生命垂危。我把它拨回洞里。我站起身返回城区。那个中午，我走在凹凸不平布满马粪的柏油马路上，我第一次真实地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可能寻回那种遥远的感觉和心境，曾经和春天的风共同飘浮的声音已经永远离我而去。这就是时间。它终于变得实在了。

十二年前的那许多春天，我灰色的手掌啪啪啪打击地面，麻

丝丝热辣辣的疼痛伴着我清脆的咒语，蝥蛸就在两种声响中咬住草芽儿鹅黄的根茎，绿色的草尖摇摇摆摆。我飞速提起草芽儿，蝥蛸被带出洞口。它的头占据了全部身体的三分之一，龙头那样扭动。蝥蛸乳白的身体中央高高隆出一个肉包。它扭动着在春风里痛苦不堪。我会把蝥蛸装进一个小瓶子，然后再拔一棵草芽儿探进新的洞穴。我灰色的手掌啪啪啪打击地面，麻丝丝热辣辣的疼痛伴着我清脆的咒语：

“蝥蛸蝥蛸你吃草蝥蛸蝥蛸你吃草”

在那些春天，很难想象我会有过悲伤。它总是和闪电一样照亮我苍白的面孔旋即消失。关于闪电，你的记忆永远是一条蛇行的光华。对于我，它犹如一只春风里蜿蜒挣扎的蝥蛸。

十九岁的年轻教师走在队伍后面。他的五十名学生整齐地在沼泽里穿行。松软的沼泽被他们踏起灰尘，白色浮碱雾一样在他们脚下蔓延。队伍唱起许多人如今仍然熟识的歌曲。学生们肩上扛着铁锹十字镐或者身负箩筐。太阳低低贴在空中温存地抚摸年轻教师苍白的面孔。眼镜在他的晃动中折射出太阳的形象。他的目光偶尔掠过队伍最后的那个学生。那个女孩子梳着两条长长的发辫，它们直垂到女孩子的腰间。女孩子的身高超过她的老师，她轻捷有力地在沼泽中留下足迹，修长的身体在年轻教师眼前呈现动人的曲线。年轻教师在十九岁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再过六年，在一九八一年夏天，他会和这个女孩子在一片树林中订下婚事，更不可想到在同一个夏天，这个女孩子将永远在他的生活里消失。

一九七六年的这个春天，年轻教师的目光偶尔掠过学生美丽的背影，他所想到的就是这次挖渠劳动之后，将建议年级负责人让这个女孩子担当团支部书记。他早就打算这么做，只是

时机尚未成熟。这个学生太能骂人了，班级里的男同学全都怕她。恰恰是这一点使年轻教师产生了那个念头。他觉得班级就需要这样的干部。骂人是一种很糟糕的习惯，但也是镇压调皮鬼们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必要时武力将更具实效。不过年轻教师从来没骂过也没有殴打过哪个学生。他的方法是以学生治学生，以身强力壮管理体弱力薄，辅之以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当然，教师将是公正严厉还有温和加狡猾的混合体。这样的年轻教师有希望把他的班级管理成学生最出色的集体。其实，这都不能是提拔高个儿女孩儿做团支书的根本原因。

一九七六年冬天，年轻教师告别了他的学生走进一家制砖厂。他脱下制服穿上涂满油污的工装。那天，他下了班走在街上。他迎面碰见了两个学生，那是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学生。他和往日的学生打招呼，但他的学生一扭脸和他擦肩而过。他呼吸到了女孩子身上飘出的劣质香粉，也听见其中的一个的声音：

“我真他妈的恨他！”

年轻人僵立在刺骨的寒风中周身像炉火那样灼热。他的泪水几乎夺眶而出。羞辱和疑惑使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工人呼吸艰难头晕目眩。他没有力气返身追上他曾经教过的学生。直觉中他猜测那个女孩子肯定有她的理由。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回忆自己究竟在什么事情上伤害过这个女孩子。居然没有答案。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妈妈给我盛了满满一小盆玉米粥还有一碟咸菜。那时候城里同样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面粉和大米每人供给有限的几斤。父亲百病缠身，家里人尽可能把细粮留给他。同时，大米担负着更重要的使命，乡下的亲友来城里的时候带回去十斤八斤大米，留下几十斤玉米或者高粱米作为亲切的交换。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对粮食的需

求量远远超过国家所供应的数额。那一天我和以往那样饥饿，但我被那件事搅得咽不下任何东西。我还在寻找自己的过失。没有答案。

晚上，妈妈坐在电灯下替她的第二个儿子缝补一件穿破的蓝布制服。第三年春天，我就是穿着这件制服进了东北师范大学。从左肩至右肩，横贯一块巨大的补丁，它的颜色比衣服本身更加天蓝。那天晚上我靠在桌边看书。我能听见父亲粗哑的喘息和睡眠中发出的一两声呻吟。家里人都已经习惯在这些声音里做自己的事情。面对疾病，任何人都只能指望命运垂怜，医生在它面前也同样是最低贱的乞丐。我哥哥那时在军队里干第四年，他的志向是做一名职业军人。拿破仑和麦克阿瑟是他私下的偶像。在那些年月里，这两个伟大将军属于被中国军人和平民咒骂的历史垃圾。妹妹刚刚读初中二年级。当教师时，我正任初二（8）班班级辅导员，讲语文和历史。妹妹现在占据桌子中央，她面前正摊放一本物理教材和一个习题本子。一九七六年冬天，正在就读的学生刚刚开始有规律地进入课程刚刚接受稍有系统的教育，但他们的主要课堂还是批判江青和江青的追随者。在工厂，工余时间也被这种批判会议占领着。

我问妹妹：“嗨，恨你们老师吗？”

妹妹抬头看看我，说：“恨他干什么？”

“那就好。我告诉你：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妹妹低头看书，说：“父亲就是父亲，老师就是老师。”

妈妈说：“你二哥说得对。师如同父母。”

妹妹嘟哝说：“他总是对，我永是不对。没烦。”妹妹的这种情绪一至保持到她成为一个小伙子的妻子。她出国的时候甚至不肯和我打一声招呼。我真的就那样让她讨厌吗？去年夏天，她来北京看望她的二哥时，我知道妹妹还是爱我的。同时我也

知道，她的二哥如今愿意回忆过去，看上去像一个走向坟墓的老人。我为什么经常回顾自己的过去呢？三十多年的生命过程真的有许多事值得一想吗？

那年春天，走在学生队伍后面的时候，我似乎没有什么要回忆的。十九岁的小伙子在那个春天只想着好好带领他的学生完成这次劳动。他甚至没有闲暇去想以后的事。当我过早进入回忆年龄的时候，想起那时的学校，我由衷感到惶惑。你甚至不肯确信在你有限的时间里。曾经以那样奇特的轻松和自信漫步走过。你就那样走过十几年时间。它馈赠给你什么呢？仍然是生命。毫无疑问，它不因你以怎样的方式走过弃你而去。属于你的那部分无可争议，用不着期待什么人给你某种剩余。

时间过去得毕竟长久了些，那个春天距今已足够十四年。我已经忘却那次劳动的性质，只有一些场面印在我的脑袋里始终清晰犹如方才。一九九〇年四月，我坐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一张讲台上，我的朋友刘毅然肖亦农还有小黄远远坐在教室最后对我微笑。他们在鼓励我放开讲。对这种场面我早已不再陌生，我有足够的自信向听众阐述我的艺术观述说我做人的准则但那一天我突然感到了某种空虚。我看着讲台下一张张光滑滋润的面孔还有一双双黑亮的眼睛，我看见他们那样年轻年轻得让人无从想到自己的存在。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一切对他们毫无意义。在他们面前，我只是某种象征。我所讲的一切事情，都将被他们自身的生活湮没得无影无踪。这就如同历史，细节永远忽略不计。你不可避免地将成为时间筛子颤动中漏掉的某粒细砂，你将化成尘埃的一分子永远漂浮空中失去家园。刘毅然对我晃动拳头，他俊俏的脸急得通红。我努力让自己安静。我说讲一个故事。

在我的故乡，土质很差的。只有少量土地适合生长粮食。盐

碱和黄沙构成了这个区域的土壤。一年中降雨很有限。我说过还缺乏河流。即便在会议为主的年代里人们也不可能忘却吃穿行住。那次劳动似乎就是为了把这个地区仅有的一条河分洪过来。土方量很大。县城里的各个部门都派了任务。作为中学生，不可能不是最省薪水的劳动力。在那些年，老师最害怕类似的劳动，学生则更喜欢这种劳动。对学生来说，这种事情是他们表现自己的绝好机会，学习成绩的好坏永远不能证明什么的。我永远不会去责备那个时代，同样也不会责备那个时代的人们。人证实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绝不会是一种或几种，方式的选择无法否定生命本身的意义。

在当时，我想的是如何使我的班级第一个完成任务。我的班级将因此得到一面红旗或一张奖状。它们证明一个教师的才能智慧还将使年轻的教师得到应有的尊重。至于我的学生，我对他们充满信任。这五十个少男少女相信十九岁教师的所有想法。我的动员十分简单。我说：“这涉及到班级荣誉，也是对个人的一次考验。”我肯定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某一段话。肯定是这段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那时候，我对毛主席全身心敬畏。如今我依然对他持有敬畏之心。你无法想象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左右历史，你更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凭自己所愿就潇洒自如如胜似闲庭信步中踩出一条历史的道路。对于这样的旷世伟人，凡夫俗子只配自惭形秽。

在那天，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我肯定永远骄傲那段时光。我的今天或许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它会比今天更糟吗？我没有这个把握。我说过，方式的选择永远不可能否定生命本身的意义。

那条引洪渠需要五米深，加上堤坝，大约八米上下。我的班级分到一段碱土地。这种土挖掘起来很不顺手。土质很粘，它

们常常把铁锹和十字镐弄得狼狈不堪，挖几下就要刮净锹板。这使我们的进度大受影响。我眼看着杜老师带领的初二（6）班一点点把我们丢在后面。那时候我心急如焚。我和学生们一起脱掉棉衣。我们汗流浹背但我们只能被（6）班越甩越远。未来的团支书对我说：“老师，（6）班的地段是沙土，咱们的是粘土。赶不上他们。”这时候我和我的学生都很泄气。但作为教师，我必须鼓励他们。我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我肯定还是讲毛主席的话。那种情况下，我一定尽可能选择最有力的一段：“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但是人的体能毕竟有限，无论我和学生怎样流汗，我们始终落后。

中午，就发生了那件事。那时候同学们刚刚吃过饭。他们太累了。有些学生就躺在同伴的腿上睡着了。我也同样累，但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我支撑着不让自己露出疲惫之态。我一一摇醒昏昏睡去的学生。我必须严厉地告诉他们这样会得病。我相信他们能从我的厉声呵斥中感受到一种关心和爱护。他们都爬起来，女孩子在睁开眼睛的时候还会害羞。尽管教师努力让自己显得老成持重，但学生们不会忘记老师和他们摔跤和他们下象棋的样子。他那时候斤斤计较甚至没有学生来得大度。我毕竟和他们太接近了，最小的学生小我五岁，最大的学生长我一岁。作为我，我相信女孩子们感觉到的，首先不能不是一个年轻人。这其中肯定有崇拜我的女孩儿。当然十几年后我才开始想到这一点，我并不觉得遗憾。爱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直到今天也不敢讲变得清晰。

学生围着我坐成一圈。中午的太阳照得人暖洋洋的。风正吹干人们脸上的汗水，伸出舌尖就能尝到盐的味道。顺引洪渠望过去，人群散布了几公里直到天际。你不能怀疑那是一个壮

观的场面。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事。

我们先听见沉闷的轰隆一响，然后看见一段渠道消失了。几条人影随着渠道的陷落滚下去。在许多人的尖叫声中人群涌向那里。我和学生都站起来。几个学生朝那里跑去。一个念头倏地闪过，我厉声喊：“回来！”学生站住回过头看我。我向劳动班长下令：“（8）班全体集合！”劳动班长吹响哨子。尖锐的声音让人心悸。学生们很快集合完毕。我说：“报数！”这时候其它班级也开始集合。

“一！二！三！四！”

我厉声喝：“大声点！”学生们的报数声高起来。当第“五十”这个数字报出的时候，我擦去额上的冷汗。我自言自语：“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缺。”学生们默默地看着我。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能感受到他们注视中的全部含义。我觉得我热泪盈眶。

劳动班长说：“老师。”我摆摆手。“原地坐好。谁都不许过去看热闹。需要的时候再上。”我看着席地而坐的学生，他们都伸长脖子朝塌方处张望。我强调说：“不听指挥的一律严厉处分！”然后我朝出事地点跑去。那里正是杜老师班级的地段。这时候各班级都清点人数。（6）班少了两个学生。李晓红和王民。几百人开始呼喊两个的名字。更多的人加入呼唤。声音足以传出几公里。几分钟之后，王民从一片小树林后钻出来，他手里捧着一窝云雀蛋。他一边答应一边兔子那样窜过来。他窜到杜老师跟前，杜老师脸白惨惨地看着王民，他突然夺下王民手里的雀窝摔到地上。“谁让你离开的！！”王民哭了。这孩子被杜老师的发作吓得呆若木鸡。

校长对杜老师说：“马上清理塌方，万一……。”

杜老师愣一下点点头。他从一个学生手里拿过一把铁锹开